

裨海 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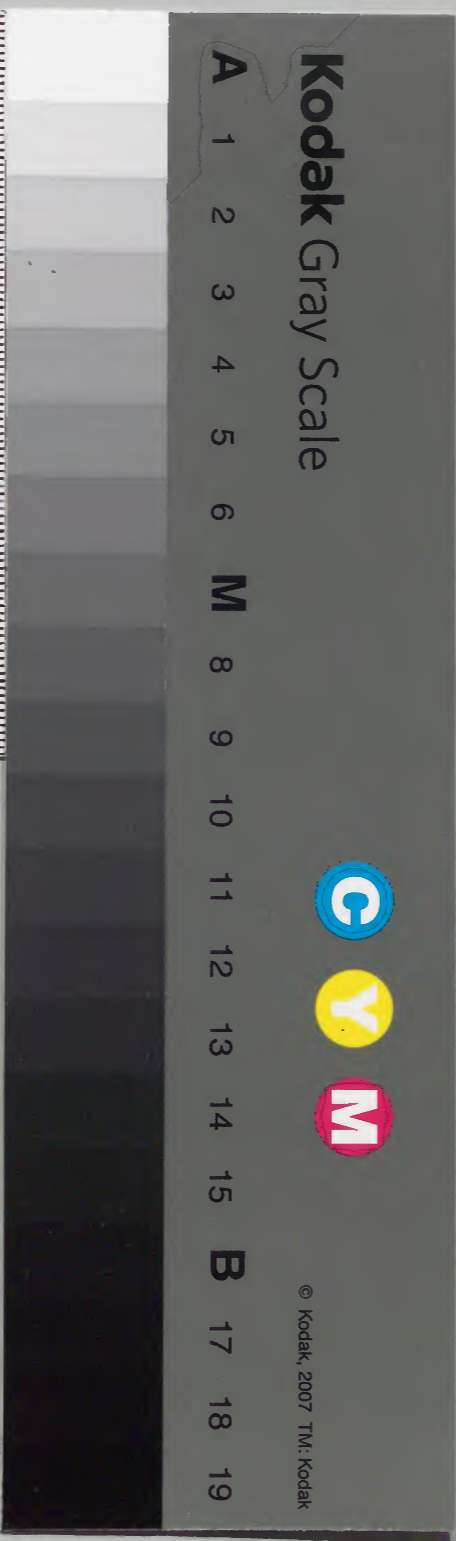
癸辛雜識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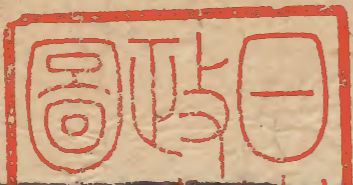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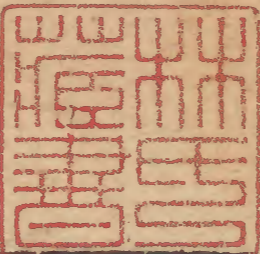
未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三 | 五 | 七 | 類 |
| 四 | 函 | 號 | |
| 一 | 三 | 架 | |
| 一 | 〇 | 冊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五 | 七 | 漢書 |
| 四 | 函 | 號 | |
| 一 | 〇 | 冊 | |
| 一 | 〇 | 架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
| 冊數 | 100 (78) |
| 函號 | 370 44 |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僊一記亦天下奇筆也
 余嘗見當時手藁楷摩抉剔如沈玉浣錦信前輩
 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于此與同志評之記
 去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
 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
 掾姓張氏是為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
 為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
 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皇蕭然耀儒
 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

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邑人獨私得奉丞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邇見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為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筮澤號稱勝絕乃築堂於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郡人范成大為之辭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跡而

尚論而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平軒冕尸祝而社稷之莫之勝說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獨嘗恠屈平既淵潛以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隱士淮南小山猶為作隱士之賦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僊况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烟艇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援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

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汎亂五湖兮遠游衆
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破浪白
吹澤國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浪及稽天兮南極
一色鏡萬里蕩空碧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其下
孤蓬渺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君之旅兮
獵獐虹梁千丈兮可以檣楫餞東海兮悵雲海悠
悠我思兮君無遠邁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木雲
得意兮垂虹可以檣棹僊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
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

歸故鄉冥鴻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
胡爲兮天地四方樂莫樂兮美無度兮吾之土膾
脩鱸兮雪霏登菰蓴兮芼之木僊濱兮胥命君可
望兮不可追驅疾霆兮駟奔雲宛一息兮江之濱
頽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臯菘蘋堂兮庶
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
江之渚披雪而晞兮頽烟雨綠蔬兮莎棘歲婉婉
兮何以續君食偈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終古
烏鳥飛兮擇君屋歸來故墟兮蒼踈木樾笠澤兮

徑秋荷澹洞庭今一波訪故人今安在千秋風露
今歸來故墟月明無人今蒼石與牛宮如今生蒲
荷潮西東今下田一波訪南涇今鄰曲山川良是
今丘壠多稼石田九碗今今其刈聊春容今茲里
不見初草何以知後作之工觀前輩著述而探其
用意改定思故半矣攻媿有讀三高祠記詩云三
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已後無此
作其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槩寓日滄浪
獨愔愔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

陶朱今董狐襟抱磊落吞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
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人今在
江水扁舟獨釣鱸鱸魚茶灶筆床歸甬里先生固
是丘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掩鼻恐未免便
有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葵鼎乞身歸來住佳
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烟艇時范公方
爲吏部郎也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
晦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

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謁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册文云允執其中蕭或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脩論韓琦富

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恭聽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云其制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典乃言底可績考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宜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

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
續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我朕言
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
菽忠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
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
方獲或枚卜乃從雷鼎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
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
龜而見祥端辰而定志稽用師言之錫進君台路

之元陳執中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
伯制曰詢于僉言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
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常見素相制
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
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
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
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
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
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

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資予昆命元龜爰立作法云

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

傳皆可攷也今思乃以董賢册文允執其中為比

以聖上同之漢袁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

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

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

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

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

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是終不若不用之為佳

也此事集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畧甚今因詳書本

末云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宥不能詩者因建

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為中丞承聖

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

晁泰等請為科禁何清源至脩入令式諸士廢習

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績後遂易為

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

詩三篇以獻調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

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真館閣焉寶
 慶間李知孝為言官與會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
 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
 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暈汴京紀
 事一聯為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
 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及劉
 大師橋今所改句為指巴陵及史丞相
 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
 欠經綸遂皆指為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
 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

由是江湖以詩為諱者兩年其後史術王之子宅
 之壻趙汝棋頗喜談詩引致黃周黃中吳仲孚諸
 人洎趙崇龢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
 昌矣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僊之詩遂鑄其像
 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為異五代孫晟初名
 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為道士居廬山蘭寂宮
 常画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為妖蓋酸醜
 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

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合於一時後世有楊子雲
將自知之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僊韶院
之冠宮中號為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為恨既
而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聘歸蓄于西湖之
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
開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
可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九禁陳遂感悵成疾有
某士者頗知其事演而為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獻

之陳大喜酌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譜則教坊都管
王公謹所度也陳每聞歌詠淚下不勝情未幾物
故園後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
妃為永寧崇福寺云

陳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
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
事不如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
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
子即見還既而遺至即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

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

有事見羅春
伯聞見錄

倫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為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
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壽狀元王
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
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
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觀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
紹定己丑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
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

歆羨以為希濶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
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為未足則又揭
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為至榮而二公不欲其
成各以書為謝且辭焉彥瞻荅之畧云嘗聞前輩
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
迂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
焉宗族賀焉媼者及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恬讐者
亦如耻羞愧而賀且謝焉獨居一室肩鏹遠引若
避寇然余因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

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
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
穹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兼弁者有之庇姦慝
把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
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
之是可吊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
書之凡交游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
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
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

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
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
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爲然則已若以爲然則
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
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焉
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
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鑄鏤之具必用所謂金
剛鑽者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如石相傳產西域

諸國或謂出回鶻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鷲鳥
 海東青所遺糞中然竟莫知為何物也蓋天下至
 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錕鍔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
 用乃與錕鍔同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
 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卧病謂其子曰是
 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
 破汝可往擊之果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
 知者矣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蒲三楹蔡京

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董黃既
 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記載之以為
 談柄近者官籍買師憲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
 官吏以為不可久留難載帳冊遂輦棄湖中軍卒
 輦或乘時竊出則他物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
 領軍鞵一屋不足多也

理宗未祔諡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久最後
 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偽諡同且古有婦人
 號禮宗者遂易之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

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理字拆文取
 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請謚於天矣度宗
 初議謚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議實字則宗
 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一止之嫌後遂定
 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周漢國長公主
 在先朝已謚端孝合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
 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謚慈憲殊不知偽齊劉豫母
 亦謚慈憲當時攷不及此何耶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謝會王深甫衣

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為託及明則謝后至
 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眾頗驚異識者
 以為鵲巢乃后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
 淳間福邸源堂初成有鵲巢于前廡賓客交慶至
 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
 與前事為比云

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毘狸形類大鼠而足
 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
 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

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
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比令邦者以其
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
舊聞云狀如大鼠極肥臠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
死續揮犀載刀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
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毗狸毗狸如鼠
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狔而脆契丹以為珍膳數
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猫獾狸之類
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邪

終卷

降僊之事人多疑為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
詩文託為僊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
耳余外家諸舅喜為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
麓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忠
舅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于上仍寫姬
之名於內行草相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
請紫姑者命鴈為題詩云寒巖雪壑松枝折斑斑
剥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
五湖僊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僊穴碧雲不動曉

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
友有請僊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
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
影瘦鑑古画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
竟失舉厚祐間有降僊于杭泮者或以鬼譏之大
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
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甬更翻雲或以功名爲問
荅云朝經暮史無閑日北嶺南鞭知幾年踐履未
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

益常記女僊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鷓青粉墻
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窓和雨夢梨花松
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
蝶人倚危樓第幾欄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
水滴滴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
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喜此詩先君需清湘次因至
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
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鬢孤臺上墨未乾
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爲一笑然莫知爲何等語

也。未幾易守臨江。偶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相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辯者在焉。辯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辯八煞。酒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恠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辯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僊一闕云。鸞輿初駕。

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知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僊。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爲之凄然。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

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
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
其無能爲矣識者知不凡也其後入太學爲集正
嘗置酒揭饌單于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鵬卵
者最奇大如瓜片切餽釘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
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
聚一器先以黃入牟胞蒸熟次復入大猪胞以白
入之再蒸而成嘗迎駕于鸛橋戲以書句爲隱語
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
表柱木鸛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
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
誦數闕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欄紅藥已
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
莫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游何處不堪尋無
尋處惟有少年心今舊集已不復存而外家凋謝
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余讀杜詩偏勸腹腹愧年少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

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溪友膾腹腴又云
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
冬右腴註云腹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
其腴以膾所貴引以證膾膾亦腹腴前漢九州膏
腴師古註云腹下肥曰腴腴

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
見不覓僊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
不過謂舉世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
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

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
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
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
庵偶未之記耳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
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
王克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
作非孟是以道作詆孟黃次俊作評孟若酸鹹嗜
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

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
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
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
真名言也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
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
而天閹按黃帝鍼經曰又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
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
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

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
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
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
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
門云梵言扇掃丑皆切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
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
利沙半釋迦此云妬他見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
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掃半釋迦謂本來男根
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義半釋迦謂半月能男

半月不能男五日留犁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闈人鄭氏註云闈真氣藏者今謂之宦人是皆真氣不足所致耳

馬騰藝花如藝粟稟馳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伴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箕沸湯於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

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握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騰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而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入吳郡王家又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

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
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間工也
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
則於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
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一十餘人自十月且至
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燠籠藉笙於上
復以四和香燠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艷以
綠蠟簧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須焙而後可
未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美成樂府亦

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艷字韻
書千定切音請註艷艷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
銅青故耳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詭閱人貴賤多奇中與
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
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
言之何如徐因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
太守母喜而誦其言於子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
識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荅曰

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少年日嘗馳馬出游湖山小憇棲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聞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澗李庭芝祥父乞賈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

建督于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欲留行或贊開督其後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切急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衆思於是言事獻策者蓋紛然漢嘉有布衣楊安守者狂生也自詭知兵獻言于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守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之短且謂其操鄉音穢談一時傳以爲笑會奉口有未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右史李班因經筵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

詆都司時方語歲買公欲優學舍以徼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闔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邊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邏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錢爲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眊眊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闕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筆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踈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認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龔後爲許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景定三年壬戌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
劉良貴為都曹繼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
漕遂交贖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俟有端緒則
諸路倣行之於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
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踰限之田嚴歸
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
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
餉軍可以任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
而五利與實為無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之事

起矣時勢卿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
陳書為檢閱官以副之且乞內批下都省嚴立賞
罰究歸併之弊然上意終出勉強內批云永免和
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
成績議施行則上意蓋可見矣賈相憤然以去就
爭之於是再降聖旨云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
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所在利病
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
而賈相內引入劄力言其便御筆遵依轉劄侍從

臺諫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焉買相遂先以
自已浙西萬畝爲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帥
機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賣自是朝野卷舌噤口
不敢發一言獨禮書副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
之害言多剴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無和
之者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田買立說此猶有
抑強嫉富之意繼而轉爲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
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
百畝之家亦不免焉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

四十楮不及石者價隨以減買數少者則全支楮
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
以登仕將仕校尉永信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
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試赴漕試校尉萬楮承
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孺人
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遂檄府丞陳嘗往湖秀將
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六郡則又有專
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
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燾寓

公趙與書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
知郡洪穰運屬劉子畊鎮江則知郡童垌漕司準
遣鄭夢能江陰則知軍楊珪準遣謝司戶黃伸
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一減人前守臣並以主管
公田繫銜既而提領劉左司劾罷嘉興宰段浚宜
興宰葉恣佐以不卽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
齡追毀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
包納失田業相維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陰平江
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漕司常州鎮江隸

總所無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
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工大呂平江方夢玉嘉
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
爲之任浦理爲須入州縣鄉郡則分差莊官以富
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
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
害亦不少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
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碩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
則取足於田主以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

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時中書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邊倡和詞語偶犯時忌則隨命劾去之至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始得以伸田里愁嘆不平于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辯人言巧辭相位御筆答云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

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籍籍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爲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且以旣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二員鎮江江

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編脩黃夢炎也既而常潤分司劉子澄方陳昆陵當時多買虛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將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所催納殊不思朝廷既不可總催所又可催乎當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怨南陵洪天錫以入奏而罷言職教授謝枋得以發策而遭貶斥太社令杜淵太常簿陸遠國子簿謝章皆於輪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至乙亥春賈既去國北軍已抵昇潤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苛擾

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元主免索元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然而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創非理宋之本意稔禍召怨最爲民苦截日任罷其田盡給付元佃王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調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種戶初無相干秋成在邇餉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俟秋成後集議施行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却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

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
只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况大於
此者然邊邊日急是秋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
及行嗚呼悲哉昔隋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為宋漕
運之利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為大元餉軍之
利古今害民與利之事於此亦可鑒矣嗚呼悲哉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見東
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變太史占云彗出柳度
為兵喪為旱為亂為夷狄為大臣貶乾坤占云彗

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彗木類除舊布
新之象主兵火疫之災一曰掃星小者數寸長或
竟天兵起大水除舊布新按彗本無光借日為光
夕見則東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芒所及則為災
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已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
朱勣孫正言朱應元察官程元岳饒應龍合臺奏
彗乞消弭挽回皆常談也已卯賈丞相似道楊叅
政棟葉同知夢鼎姚僉書希德奏事上曰彗出于
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下勤

於求治有年於茲庸有闕失今謫見于天實臣等
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
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講求闕失上回天意
庶辰賈石相第一疏乞罷免以塞災咎五疏皆不
允班行應詔言事者秘書郎文及翁首言公田之
事云君德極瑋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
東南方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幣
蠲和糴也奉行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為併戶又變
而為換田耕夫釋耒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

彗妖之祟所以示變也大府丞楊異殿講趙景緯
吏部侍郎雷夢炎禮部侍郎直院馬廷鸞皆應詔
上封事給事禮書牟子才一疏援引漢唐以至本
朝彗變災異極其詳瞻起居郎太子侍讀李伯玉
則援引三說云咸平彗出室北出端有兵謀不精
之言今日當嚴邊備熙寧中彗出富弼張方平皆
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彗出
西方則詔除黨籍且復左降人官今開慶誤國之
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劾逐者則乞斟酌寬貸

施行以昭聖主寬仁之量又云今言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空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爲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呂撫有上化地書秘監高斯得奉祠于霄有應詔疏大槩以爲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勒遷放無虛月忠厚之澤幾盡矣士大夫以仕進爲業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動觸新制公田肆擾陛下知其非計有一待秋成舉行之命彼則悍然不顧也市舶盡利而

蓄夷怨鹽法苛急而商旅怨羣臣附下周上虛美盜譽人怨天怒不至於彗星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一日罷二相今羣見之與雷發相去何翅十百千萬哉王端明鑰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里嬖倖遍居畿輔借應奉之名肆誅剝之虐監司不可誰何臺諫不可論列民不勝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糴和糴數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數多而人爲創見千弊萬蠹田里騷然天筆載頒一則曰業已

成。一則曰：當任怨且求言之詔，甫頒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臨監，可厚誣哉！自是三學京庠，拔駝上書者，日至太學生吳綺、許禾之等，書有云：雷霆天怒也，而不能以終日。今彗之變示已，渝旬浹，下恐懼，脩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誤陛下者，未有所畏也。且併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有陳夢斗、陳紹中等書，沈震、孫范、鍾李極等書，宗庠則有嗣棟與湖必鑰等書，立禮齋生謝禹則獨爲書，大抵皆及公田市權等事。又有

武學生杜士賢等書，謂都司文職操壘斷之權，以專使之遣奪，番商之利，百姓相與，蹙頞廟堂歌頌。大平人可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備矣。今日之過未盡，掩闕外之事，固優矣。闕內之責未盡，塞以戎虜，待庶民不可也。以軍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蓋亦退自省悟，以回天變乎？又京庠唐棣、楊坦者，一書謂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

巧摘瑕疵薪茗場藏香椒積壑與商賈爭微利強
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
矣夾袋不收拾於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
不幹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駉第
以卿月而醉風月於花衢籠博奕之舊徒以秋壑
而厭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
醲飽鮮遑恤物價之騰涌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
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宄也復縱之以
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

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
之說以力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
掃之未已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尚可揚揚入政事
堂邪一時諸書獨此與京庠蕭規者言之大許於
是左司劉良貴中省力辯公田任事之謫且乞敷
奏令公卿士庶條具救楮免糴罷公田之策且作
勘會免公田逃亡米三萬餘石賈相遂入奏云近
者應詔所言公論交責若駕虛辭報私憾等語是
非自不可掩獨類部法買公田同然一辭以爲犯

大不遑詳叙顛末以聞欲望聖慈於臣所類部法
則下之吏部長貳詳加參定或有出已意削舊典
之實則申明而刪除之於臣所買公田則乞下之
公卿大夫更行博議必得足軍餉免和糴任造楮
之策則米錄而施行之臣當安心以聽奉身以退
陰請譴責以戒爲臣之謬於國者遂有旨宣諭檢
院官星變求言照典故祇及中外小大臣僚見之
詔書可攷近來諸學士人不照舊規以前廊爲首
乃有懷私意動搖大臣者不知祖宗二百年間曾

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
投進檢院宋濤備坐宣諭旨揮申國子監司成巢
堅翁合委尙丞徐宗斗會兩學前廊轉諭諸生而
前廊回申以爲上書以前廊爲首者此出於丙辰
方大猷之私意以爲鉗制之法非盛時所宜用也
紛紛之議直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殺應詔者方稍
止丁未宰執拜表恭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三表
而後從九月以京學士人蕭規唐棣葉李呂宙之
姚必得陳子美錢焞趙從龍胡開等不合謗訕

生事送臨安府追捕勘證議罪施行各有差自此
中外結舌焉孟冬朝饗如常時十月乙丑忽聞聖
躬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遺詔升遐而金銀關子之
令乘時頒行換易第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踊
民生自此憔悴矣彗變首尾凡四月妖禍之應如
響斯荅孰謂天道高遠乎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
而有香仁宋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
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

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涼命國丁
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
矣杭之楮家塘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
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髣髴似之耳

余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蠶
則置之口中若將其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
亦有記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
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蠶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
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蠶陳思王著論亦曰

得蚤蝨者莫不靡之齒牙爲身害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觀云公何故見賣王荅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蒲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俱以是官里居集郡寓公王臞軒邁戲之云大編脩小編脩同赴編脩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

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三晝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尤善譎也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曰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昔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屬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饑受

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
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小唐云何
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
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
未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摺唐罪具奏
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
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且兩平其事詳見周
平國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
乃以季海右唐而併斥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

玉貳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
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
簞愜昏眠取簞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
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
人覺一半西窓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
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殘日
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與易闌須知養
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

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畫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土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啟頽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

嘉興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舊麗華，繁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

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槁微蝕一窾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顏貌如生雖粧飾衣衾畧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憊然疲繭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今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于官一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爲銓試魁旣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爲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

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歛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丈餘，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衆皆戰栗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畧無懼意。與極乃返。其一絕云：一颿點破碧落界，八面展盡虛無天。施樓長嘯海波涌，今夕何夕吾其僊。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句有美而無箴，故爲續之云：一

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蹶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

能為收載豈不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
乎唐高祖起兵汾晉時建成无吉楚衷主智雲皆
留河東護家隋購之急建成无吉能間道赴太原
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為吏所誅亦豈不能少緩須
臾以頌其至而後起義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
父子之義其薄若此豈圖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
彼唐祖者直墮世民之計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
羨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魏燕臺然

史記止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
由詩有何人為築金黃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
為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
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掃黃金臺燕昭王延郭
隗遂築黃金臺掃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
金臺遥謁紫霞仙侍宴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
亦有揚眉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
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田氏六帖有燕昭
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

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賢士臺。亦謂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然皆無黃金。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壁。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碑。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金臺者。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始此也。

高郵有老儒黃彥。知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書邑之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

然予觀說苑則以為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
 王驪公系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滕文公下其入萬鍾
 則齊亦自有蓋邑又與畫邑不同今通鑑畫音司
 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復不音獲何邪
 楊駙馬賜第清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逆拓四
 旁民居以廣之其間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
 猷之居璫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物往
 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轄相
 訪得非以小屋近墻欲得之否璫愕不復對方徐

曰內轄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蒙見及
 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即書契與之璫以成契奏
 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酌之方作表謝有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已上悉出君恩上毛詩下東坡謝表
並全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經筵宣諭賈師憲曰聞卿有
 長生酒甚好朕可飲否賈退還脩製其方併進亦
 不過用川烏牛膝等數味耳內轄李忠輔適在傍
 奏曰藥性涼燥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進御

嫉之者轉聞于賈賈深銜之而未有以發也先是
北關有劉都倉家富無嗣常立二子劉死長者欲
逐其後之子於是託其所親檢詳所吏劉炳捐百
萬緡介謝堂節賈始知之時咸淳初年也遂嗾其
出子以爲李忠輔僞作聖旨訟之于官詞雖不及
謝而謝甚窘懼於是以實訴之於賈賈笑曰節度
無慮越日則忠輔迨毀遷謫之命下矣實非其罪
也蓋師憲借此以報其嘗藥之忿耳

靖康之禍大幸與開運之事同一時記載雜書極多
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記聞其說謂出帝
之事歐必本之王淑之私史淑之小吏其家爲少
帝所殺道入契丹泊出帝黃龍之遭淑時爲契丹
諸司吏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饑寒以逞宿怨且
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攷
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是託于虛以欺世
哉其妄可見矣南燼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
州又遷西江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百餘
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

後又遷西均從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
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繆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
此書乃阿計替手錄所申金國之文後得之金國
貴人者又云阿計替本河北棣州民陷虜自東都
失守金人即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
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
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金虜之情
多疑所至必易守者亦肯安使南人終始追隨乎
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毅然歷險
阻犯嫌疑極力保護而不捨去且二帝方在危亡
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爲樂阿計替又何暇筆
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攻而後見也意者爲此
書者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爲凌辱猥嫚之事
而其心焉此禽獸之所不忍爲尚忍言之哉余懼
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末而輕信其言故書以祛後
世之感云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指間知六脉之
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脉之法必均調

自已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九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脉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脉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况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脉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官教時赴富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之因求察脉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脉證頗異所謂脉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輒

韓尚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官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即日回韓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閣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脉曰脉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輒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惟其妄談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

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誕。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歿。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脉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哉。

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會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卽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袁李

之術。特眼力高闊。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一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解后。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于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寅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子申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時爲京西閫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

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
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
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于堂易合人闕侯呼召於
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
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匱貯龍涎水腦俾坐客隨
意爇之次至趙卽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
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
客次人皆危之旣而出劄知滁州填見闕卽命之
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于此焉又趙忠肅開京
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
叅鄭素癯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卽異人待之延入
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鄭踟躕不自安傍觀
恠之卽日免衙叅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
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卽曰鄭
教如何長公荅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
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
子侍側顧其長藪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
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須開闢恐無結果三哥葵甚

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
都統制扈再與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
勝必死於扈再與之手詳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
上饒人偶在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
名未詳與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

淳祐甲辰杜清獻範薨游清獻似拜右揆趙葵南仲
樞使陳譚子華叅政皆一時宿望明年四月游相
以大觀文奉內祠侍讀既而趙公出督江淮京襄
湖北軍馬陳公以知院帥長沙遂再相鄭忠定清

之王伯大吳潛並為僉樞乙巳趙公兼江東帥知
建康留鑰趙希憲以禮書督府叅贊兼江東漕淮
帥丘山甫岳仍兼叅謀且頒御筆云趙葵兼資文
武協輔國家領使洪樞謀師載道權不可不專申
倣處置貴合時宜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施行兩
有恩數坏儀宰路公既威名夙著邊陲晏然中間
屢乞結局不允明年遣隨軍轉運舒澤民滋入白
廟堂許令帶職入覲公力辭召命且去更當支吾
一冬來春解嚴容歸田里朝廷許之明年北軍大

入因復留行府措置戰守焉中書陸德輿載之轉對疏以爲去歲泗州大捷彼方喪膽落魄今春淮水漲溢欲來不可涉冬而春邊境寧謐近者駭言寇至張大其說或云到儀真之境者止五六十騎耳趙公聞之大不能堪封章屢上力辨此謗且云今年比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木剌三曰黑點四曰別出古並號四萬貫三萬餘馬人各三疋約九萬疋惟恐上勞聖慮前後具奏一則曰寬聖慮二則曰寬憂顧臣領舟師往來應

敵未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輿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德輿親至維揚審視虛實臣當躬率騎士護送入城便見真妄於是朝廷以載之之言爲過遂爲調停寢其事焉未幾工部尚書徐清叟進故事亦譏其辟屬之濫趙公愈不自安是歲閏二月鄭忠定拜太師左丞相趙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結局遂差右司陳夢斗宣赴都堂治事而陳辭以此貂璫之職不行遂改差御藥謝昌祖往焉夕即趙以夫復有不肯書牘之意事雖不行而公之

歸興不可遏矣屢騰免牘且引其父忠肅遺言不許入相之說以告且云寧得罪以過嶺艱違言以入朝御筆不允降詔趣行時陸載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詔遂改命盧莊文武子爲之時趙公各通從官書謂元科降簿內尚餘新楮四百餘萬銀絹度牒並不支動且言夫不可來之意常時從官作宰相書例有先生之稱至是皆去之獨趙汝騰茂實尚書合書云大丞相高風立懦力疏辭榮昔用馬公固遜宥府近崔清獻苦却宰席書之史冊並公而三甚盛甚休而其微意亦可見也公歸計既決遂申朝廷於三月廿四日散遣將士取道歸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決不敢祇受既而與告復召然公終不來矣至明年三月御筆趙葵懇辭相位終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論殆逾一朞朕眷倚雖切不能強其從也始畀內祠以便咨訪可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後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進判長沙凡五辭得奉祠徑歸溧陽里第焉蓋一時朝紳方以理學科名相高

其視軍旅金穀等事為俗吏麤官公能知幾勇退
不激不汙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往時余客紫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詣
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清越灑然太古之遺音也
復攷正古曲百餘而異時官譜諸曲多點削無餘
曰此皆繁聲所謂鄭衛之音也余不善此頗疑其
言為大過後讀東漢書宋弘薦桓譚光武令鼓琴
受其繁聲弘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是蓋以繁聲為鄭聲矣又唐

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
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然則繁聲皆非古也始
知紫霞翁之說為信然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
霞樓調手製間素琴一作新製瓊林玉樹二曲供
客以玻璃瓶插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釀笑語竟
夕不休猶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
悲哉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
為司諫指公為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

既而公入爲言官通歷三院爲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濟宥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次日不敢拜文莊識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紹節就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肪真于闐產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傍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虛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或以爲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欲快覩趣使取之既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真合璧也蓋元爲一物中分爲二耳衆客驚詫以爲干錮之合不足多也公因舉杯以贈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杯者於事爲順僉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他物爲報余髻侍二親嘗於元慈舅氏膝下聞此事惜不一見之其後聞爲有力者負之而去莫知所終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
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田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
挺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
關隘不克進皆束手視爲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
可堅忍然所用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莫守樊城
募涸者寘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
既築勢須自荆郢進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
多鈎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獲於是郢鄧之道復
絕矣既而荆閩移屯舊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

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
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

民兵部官張順張貴

皆中號張貴爲矮張

所謂大張都統小

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
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
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
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

歲五月漢

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
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

夜漏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
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江灘以上敵舟布滿
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絙攢枝數百屯
兵數衆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
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人踊
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
氣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
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
中驚以爲神結冢歛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密水

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椿雖魚鱉不能度
矣外勢既感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
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椿若柵則
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
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
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捷者貴驚嘆曰
吾事泄矣然急出城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
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渡險要之地時夜半
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

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
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
奇也至勾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櫛櫛旗幟
紛披黃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舉火
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軍也蓋夏軍
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
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既不爲備殺傷
殆盡黃身背被數十鎗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
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輿尸

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師文煥盡斬四卒以
貴附葬順冢爲立雙廟而祀之以比巡遠明年正
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
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
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
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
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
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
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叅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

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
之傳忠義者云

賈涉爲淮東制閫日嘗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
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樸鹿花所
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元符三年寶
一冊及鎮江府諸軍副都統制翟朝宗所獻寶
檢一座並繳進于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
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
者山東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

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既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

其文亦同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

來年元日受寶於大慶殿遂命奉安玉寶于天章

閣具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

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許上表進貢

稱賀推恩文武官各進一秩大犒諸軍三學士人

並推恩有差且命禮官夏集受寶本末藏之秘閣

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樵謝莊等數十人作爲頌

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累足而至學舍至
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粉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爲
冒濫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云竊惟國學夫子儲
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冠帶雲集英進日盛可以
培埴國家無疆之基自開禧之初迄更化之後天
下公論不歸於上之人多歸于兩學之士凡政令
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於國
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已以聽
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尊之由是四方

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
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艷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於
當世哉邇來寶壘上進皇上以先朝舊物聖子神
孫膺此天命之寶慰荅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
之珍符爲今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興起於山川
寂寞之濱形容於篇章歌頌之末其誠可念若兩
學之士榮輶素定固當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
安於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恤道路風霜之慘喁
喁相告咻咻相呼僥倖恩賞之蕃庶冀望非常之

盛典甚至千數百人饗餐廩粟枕藉齊舍廉耻俱
喪了無覲顏或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
其趨若市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望哉傳之
三輔豈不貽笑於識字之程大卿乎傳之遠方豈
不貽笑於任子之胡尚書兄弟乎傳之邊陲豈不
貽笑於異類之趙珙乎傳之地下豈不貽笑於舊
尹之趙尚書乎三十年中讜之論一旦掃地三十
年流傳之藁一焚可盡矣假使聖朝頒曠蕩之恩
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猶有可說苟惟兩學之

士獨霑免舉之渥則非特柄國者欲鉗天下公論
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鉗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
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誨之以
安義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崇名節而黜浮競爵祿
天下之公器也豈頑鈍亡耻者可攫也傳曰士之
致遠先器識器識卑下則他日立朝必無可觀者
矣捨其所重就其所輕瘖其所長鳴其所短三尺
之童亦羞爲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之以
守城而死二公皆學之士也足以爲萬世之名節

者矣元氣能有幾邪願大司成績而壽之既而宗室猶以推賞太輕至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國之重器也興衰繫焉同姓國之至親也休戚先焉靖康之際國步多艱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於兵則死於虜不死於虜則死於盜賊若子若孫呼天號地此恨難磨苟存喘息於東南期雪我祖我父萬古之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鎮歸矣此正醜酒吊魂慰生勞死之秋其爲踴躍曷啻三百聖恩汪濊同遍寰宇監司郡守捧表推恩文武兩

學通籍免解待班選人特與釐放不惟文武官僚轉官而未銓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十三年特科五等人亦與出官加恩異姓悉踰單霈卽彼驗此則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授以補官再請者亦可予以廷對今赦恩誕布宗子已請者免本等解一次四舉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迪功郎由是而觀不惟親疏無別而異姓反優於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璽之亡宗族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

日足璽之得推恩姓異種種優渥而同姓則反薄其恩憂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則人情豈如是乎况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霑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腴削王家枝葉剪伐弗恤是皆權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噐何忍於斯與言及此涕淚交頤識者旁觀寧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廸功之名累朝遵守按爲典章經今百

年未敢輒變今來五舉與廸功卽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試僅以六十五名爲額來歲以免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當免舉實殿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侔我輩當念祖父淪亡之痛協心戮力仰扣廟堂體念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聽高而泯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而子孫得以蒙國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寶賞者朝士中惟陳貴謙陳密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

一人而已。按恭膺天命之寶，真宗初即位所製。其後每朝効之。易世則藏去。靖康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而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三年所製。其一欽宗靖康元年所製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多爲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叅政鄭詔先有可吊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臯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寶，至十七年閏八月而寧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故併紀于此云。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爲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爲灾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覩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嘉定間

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複道近
接禁蘄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
第擣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鳧而大如箕哀鳴啾
啾畧不畏憚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
其為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駢云

著書之難尚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
以雌黃前輩雖該贍可喜而亦安知無議其後者
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
博贍其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

索圃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
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
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
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
於秋夏之交甚至重複書楊彪賜之子於一年之
間至朱文公脩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
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
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
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恠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

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
訛誤爲糾繆一書以示坡翁翁曰往歲歐公著此
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
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
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
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
於其後耳揮塵錄云蜀人吳鎮初登第請于文忠
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繆豈別一書邪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

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
便作鷓鴣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
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
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
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
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
遽離席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
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王者亦閩人遂陰縱
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

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為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

傍一客謂之曰

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遂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珪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為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哀徼庇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跣足卧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極人臣而足心內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

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得夢大不祥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留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催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歿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久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穹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悵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之竟得此物

以歛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此事親聞之沈士珪云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四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也則隧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卉精妙前楫孤山後據葛嶺兩嶺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

勢以構架焉堂榭之有名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巖

奇石倚繡雜花梔露海棠玉蘂瓊花清勝假山已上集舊物高宗御扁

西湖一曲奇勛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初陽精

舍熙然夢初臺山之坳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

曰琳琅步歸身早船通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

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各士擬作有數十獨取

單舟楊公棟者刊之石又以為未足則於第之左

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閣春雨觀養樂堂嘉

生堂干頭木奴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

其傍則廖群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

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剡船亭

則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

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

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

之郡乘從而為之辭曰園囿一也有藏歌貯舞流

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

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意使園圃常興而無

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

能嗚呼當時為此語者亦安知俛仰之間遽有荒
 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平原極盛
 之時尚能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
 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况敢幾微及此意乎近
 世以詩吊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為人所稱
 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
 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李輔國敗屋春歸無主燕
 廢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
 鬼車李彭老一絕云淫房錦榭曲相通能幾番春

事已空惆悵舊日吹笛處壞窓風雨剝青紅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葵齋居嘉禾之廣陳脩雅
 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
 石名蹟遇其會自時遂傾家易之不靳也又善作
 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水僊為尤奇時人
 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
 而子固亦自以為不歎也東西薄游必挾所有以
 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
 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而知為

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舊節余偕一時
好事者邀子固各携所藏買舟湖山相與評賞飲
酌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
暮入西泠橋孤山艤擢茂樹間指林麓晷幽處瞪
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
十皆驚駭絕嘆以爲真謫僊人異時蕭子嘯妖之
浣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稌叙後歸之俞壽翁
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
至雪之舟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滄

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示人
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于卷首云
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於天性如
此後終于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後帖歸
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欲求好事博雅
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余
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
絕巘滙爲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

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烟雲空濛中髣髴有字數行
體雜真草其辭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
拱綠萬荷湊紅爰宅茲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
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
萊之宮披海氛而一笑以覩九州之同傍一人指
云此放翁詩也用賓驚寤亟書以見寄詩語清古
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梁國子博士清河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說博覈其
中有后夫人進御之說甚詳漫據于此以助多聞

云凡天子進御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徧其法自
下而上象月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也然亦不必
以月生日為始但法象其義所知其如此者凡婦
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
及望御於內晦者陰滅望者爭明故人君尤慎之
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痴以辟六氣故不從
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
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九
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

爲十五夕。明十五日則后御。十六日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遍亦從下始。漸至於盛。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姪娣而迭爲之御。凡姪娣六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爲五夕。故五日而徧。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一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得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以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之法。亦應如此也。

韓忠武王以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蕭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是。

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丹方只一味盡在不
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
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
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
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
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懼其媼妬且
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改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歲
時給錢米繒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羨爲業子稍長

令羨杓市且十許歲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逞遂指
爲奇貨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
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
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蓋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
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柰貧無資何曰我輩當
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
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
戒曰汝至靈幃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問汝
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左某家當卽告官可也

癸子雜記
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嫗
罵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
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羨之子乎曰然遂引
拜其母曰此汝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
指其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若嫂汝皆當
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其拜既
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卽命櫛濯
盡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
所生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時毋

輒至亦欣然而退群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
至旣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
他日投牒持券訴其子負貸錢郡逮莫嫗及其子
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彖嘆服曰其子可
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羣小置獄杖脊編置焉

理宋初郊行事之次適大雷電以風黃壇燈燭皆滅
無餘百執事顛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
陪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
之亟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涯也時爲京局官未幾

除監察御史

前輩耆年碩德間居里社游從詩酒之樂流風雅韻

一時歆羨後世想慕繪而為圖傳之好事蓋不可

一二數也今姑據其表表者于此以致景行仰止

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序之胡果

懷州司馬吉皎空衛尉卿致仕八十八劉真磁州刺史八十七鄭據

龍武軍長盧貞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三張渾永州刺史七十七白居易

男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

繪續會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五

或又云狄兼謨秘書監盧貞河南二人以年未七十

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臣道九老則集于京師張

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八十宋琪丞相七十九武成允

廬州節度副使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魏石剡州刺史七十六楊徽

之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李昉故相七十一然此集

竟不成臣和五老則杜衍丞相八十八王渙禮部侍郎九十

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朱貫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禮部郎中八十八時

錢明道留鑰雖陽為之圖像而序之元豐洛陽耆

英會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韓國公七十九文彥博丞相國公七

十席汝言司封郎中王尚恭朝議大夫趙丙太常少卿

七十劉几祕書監馮行已衛州防禦使楚建中天章待制

七十王謹言司農少卿王拱辰檢校大尉判大名

名中七張問太中大夫張燾龍眉直閣司馬光端明學士

十一林侍讀學士六十四用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

其後又改為真率會云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曆六年

年集於南郡郎簡工部侍郎范說司封員外張維

衛尉寺丞九十一劉餘慶殿中丞周守中大理

丞七十二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為

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謂盧革太中大夫

二黃挺奉議郎程師孟正議大夫鄭方平朝散

大夫七閻丘孝終朝議大夫童祐蘇州太守徐九

思朝請大夫徐思閔朝議大夫崇大年丞議郎張

誥龍眉直學米市元章為之序焉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

一詞於濠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

調云薑鋒挫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

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浦

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
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
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真之能文者故敢肆言無憚
如此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
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
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窓讀書吾伊聲蓋讀
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聖搢拱初叅大
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

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
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
聖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為無助焉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
居劉日陪午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常携具開宴自
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
之心兄為東坡弟為樂城無晚歲相遠之恨毅夫
為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
詞為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

毅夫爲之揮淚繼遣一介追和此詞併以小匳侑
之送數十里外啟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
如此亦逸世所無焉

紹興以來文散階皆左右字以別有無出身惟嘗犯
賊者則去之劉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復官
去其左字季高署銜不以爲愧也孫覲仲益亦以
賊罪去左字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
朝奉郎乃始署銜淳熙中因趙善俊奏又例去之
吳興有王孝嚴行先居城西俗稱爲王團練宅蓋

將種也以鷓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帶左字爲
榮時施士衡德求因忤魏道弼坐賊失官素負氣
殊以不帶左字爲恥既而有詔盡去之鄉人嘲之
曰快殺施德求愍殺王行先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軒喜賓客有姬
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
目成一日馬生歿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
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
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倡曰昔居殿軒之家爰喪其

馬今入縣丞之室母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
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戲然聞
者亦可以警也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不知出於何時
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
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獺性淫
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
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
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或得殺死者功少劣抱木

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偽以愚
世者類以鼠璞猴胎爲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
周子功嘗使大理經南丹州卽此物所產之地其
土人號之曰插翹極爲貴重一枚直黃金數兩私
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時徃女數十歌嘯山谷以
尋藥挑菜爲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
粘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士人驗之之
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卽趨
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

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僞也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二日為月忌出行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街道夫云聞前輩之說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于此

| | | | | | | | |
|---|------|---|-------|---|------|---|-----|
| 四 | 初四十三 | 三 | 初二十二 | 八 | 初八日 | 九 | 初九日 |
| | 二十二日 | | 二十一日 | | 十七日 | | 十八日 |
| 五 | 初五十四 | 一 | 初一初十二 | 二 | 初二十一 | | |
| | 十三日 | | 十九日 | | 二十一日 | | |
| 七 | 初七 | 六 | 初六 | | | | |
| | 十六日 | | 十五日 | | | | |

天台營妓嚴葉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會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燕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已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僊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

月露玉盤高。馮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容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吏節行部。至白欲據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蕪爲濫繫獄月餘。蕪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邪。蕪荅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

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于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蕪聲價愈騰。至徹卑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丘霖南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蕪畧不構思。卽口占十筭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畧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

天台故家云

間隙之間音艱謂有容可入也間隔之間讀若諫謂入其間而隔之也間暇之間讀若閑謂其間有容暇也閑有防義或借作間非正字也季布傳侍間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謂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際也劉賈傳使人間切楚大司馬周殷顏註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漢書無音史記間作去聲張良傳嘗間從容步游圯上漢書無音察隱間閑字也陳平傳身閑行杖劍亡渡河音義間紀閒反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平聲子稱使風之帆為去聲意謂吳諺耳及觀唐樂府詩有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歡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為百文趙氏註云百文者牽船筏內地謂之筮音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汎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

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為書種耳。蘇軾善嘗對大書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男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為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携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

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齋供，日携女子就食，凡數月。僧知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師下，李知事有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為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室之撫誨，洞達孝敬。時屆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久不拜掃矣。今值禁烟，將為湖山游，能乘此機一往祭奠否？父即備牲醴，以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携酒飲，傍舍女悲甚，哽

咽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人將北歸吾父
 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
 母墓下此所以痛言與淚俱下父亦感慟而女躡
 踊呼號聲振林下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
 與墓鄰斂而耐于母冢之傍云烏乎古有曹饒二
 娥焜耀史冊著為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
 性至孝抱冢泣死視前脩為無愧矣因詳著以俟

傳忠孝者

癸辛雜識新集卷終

癸辛雜識新集卷終

